



后浪推前浪

——鞍山青年创作选集——

鞍山青年創作選集

后浪推前浪

本社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十三个短篇小说，都是鞍山青年业余作者创作的，他们以朴素的文笔写下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动故事、新的人物，充满生活的清新气息。其中有的反映了鞍钢工人在大跃进中的忘我劳动；有的反映了部队中新战士的成长和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也有的描写农村中勤恳、俭朴的劳动人民的优秀性格；内容丰富多采，很有教育意义。

鞍山青年创作选集 后浪推前浪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天津市锦州道6号）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津出字第08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7/8 字数75,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200

前 記

毛主席說过的，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句话同样在鞍山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中得到证明。这儿选集了鞍山青年业余作者的十三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技巧尽管还不够成熟，但充满了劳动生活的喜悦，战斗的激情，特别显示出了共产主义品格在人们思想、行动中的逐渐形成。这些作品，是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但是这些作者，都是只念过几年书的工人或是工人、农民、战士出身的，他们仍和群众密切联系着的基层干部。他们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念过初中，低的只念过一二年书，然而他们都是长期从事生产和斗争的人。生产和斗争的激情冲击着他们，他们不能抑制地要讴歌他们的生活，于是，他们要写。

徐光夫，他的父亲是铁路上的岔道工人，因此他小时看见的都是在灾难重重下百折不挠的英勇的铁路工人。后来，他自己也去当工人、店员去了。他尝到了生活的辛酸。解放后，他眼前换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眼看从伪满、国民党接收过来的破破烂烂的钢铁基地，扩建得越来越宏伟了。钢铁生产只七八年间增三、四倍。不仅鞍钢越来越壮大，而

目我們國家還要建設第二、第三……更多的鋼鐵基地呢，他怎能忍得住心中的快樂？于是在兩年前他就用樂觀的筆調寫了“到新廠之前”。他寫的另一篇“課外的一課”是短小精悍的作品，作者善于從身邊的生活中攝取了人們心靈里的優美的質素，再經過藝術的概括表現出來。

李雲德，是山區農民子弟，種過地，當過勞工。十八歲那年，共產黨解放了岫岩，他便參加了光榮的解放軍。攻打鞍山的戰役他也參加了，眼看這個工業城市回到人民的手里，他多么激動和高興啊。他真想為它做點什么，但是，他被調去部隊的測繪學校學習去了。畢業後轉了業，為建設而獻出自己的力量的願望實現了。從此他當上了一名勘探的尖兵，在遼東漫山遍野地跑個遍。祖國的壯麗的山林吸引着他；他們發現的每一項礦苗都引起這個年青人心中的激情和喜悅。特別是群眾對勘探工作的熱忱的幫助使他深受感動。他寫了一篇短篇小說“雞蛋”描寫了勘探隊和群眾的親密的關係。“老艄公”是他的作品中最好的一篇，給人們描繪了一個勇于自我犧牲的老船夫的明朗的形象。“孫家父女”反映了大躍進中全民辦鋼鐵的生產熱潮。勘探隊固然要踏破鐵鞋去找資源；鐵匠也得動手砌小高爐；初中畢業的小姑娘也要投進這偉大的事業里。這篇東西朴素而真實，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孫家父女是不止千萬個的。

王世關長期和戰士在一起生活，因此他最善于表現我們人民解放軍戰士的優秀本質，和正確地反映我們部隊中官兵的傳統的親密關係。“連長和戰士”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新兵寇喜文在部隊這熔爐里作着反復的自我鬥爭的時候，被連

长的模范行为和异乎寻常的关注所感动，因而迅速地改变着自己的精神面貌。而連长的为公忘私、爱兵如弟的思想，却是受了他的老上级——团首长的“传染”的。这篇作品突出地概括地描写了我們部队中官兵亲如兄弟的关系，是朴素感人的。

还在1952年，鞍鋼中型軋鋼厂厂长室里有一个十六岁的通訊員，經常揣着通知书、公函、文件，来往在科室和車間之間，来往在兄弟厂矿之間。挂起背包，他騎上自行車，吹着口哨，眼睛直瞪着大路的前方。鞍鋼的道路是那么挤，上空的烟又那么浓，但是誰能挡得住这两个飞也似的車輪向前迈进呢。这个通訊員的名字叫王維洲。他的父亲也是工人，但在他小学沒毕业前便去世了，他离开了学校，考上了鞍鋼。新社会給他带来了光明。他在新社会的熔爐里受鍛煉，投身在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他每天看見的，有巨大的高爐、坚硬的鋼錠和能把坚硬的鋼錠制服得象面条似的軋鋼机。但是他也看見了許許多多滿臉大汗、滿心高兴地在操縱机械的工人們；看見了过去英勇地参加抗日战争，現在轉到社会主义工业建設战綫上来的领导干部。这个世界对于他，充滿了快乐和新鮮。他真想驅歌，于是他用詩歌唱出他心中的欢乐，从1952年到現在，他已經写了三百多首半成品的詩，有一部分发表了，这里选的“雨中”是他試着写的第一篇散文。我虽未曾从他的作品中看到过雄偉的景象和深刻的矛盾；但是跟着这个四級工的足迹，我們时而可以看見一个姑娘冒着暴风雨爬到几十丈高的高爐頂上去修电偶；时而看見少女們在車間里想起了自己那个夺得紅旗的心爱的人而掀起了幸福的微笑；也看見了一群群支援包鋼武鋼的年青人高唱着雄壯的歌曲，踏上新的

路程。在他看来生活就是詩，生活就值得歌唱。

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工、农业大跃进了。技术文化革命也掀起来了。在劳动人民打破迷信之后，搞文艺就不是个别工人的事情。这里选的“調令”、“后浪推前浪”、“工地上新来的女工”都是作者們第一次写作的作品。这些短小的小说有力地刻划了工人在大跃进中的饱满情緒和冲天干劲。“調令”和“后浪推前浪”这两篇，叫人讀了还想再讀。这只有在大跃进中参加生产斗争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从现实生活飞跃前进的过程中，越来越看的清楚：創作和生活的关系是不可分的。业余作者只要扎根在生活里密切联系群众，再經過自己的刻苦学习，就能創作出优秀的作品来。相反，沒有生产和斗争的实践，不去接近劳动人民的人，那么，即使他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写作知識，也是无济于事；写出来的作品也只有空洞虛夸和蒼白无力而已。

讓我們投身到波瀾壯闊的斗争生活中去吧。

革 明 1958年8月8日記于鞍山。

目 录

前記.....	草 明 (1)
孙家父女.....	李云德 (1)
調令.....	朱建章 (9)
到新厂之前.....	徐光夫 (14)
后浪推前浪.....	田春奎 (36)
爷兒倆.....	胡 更 (43)
工地上新来的女木工.....	王新民 (51) 方泰源
再从头学起.....	常 夫 (57)
課外的一課.....	徐光夫 (61)
雨中.....	王維洲 (67)
哥哥.....	戴 月 (73)
老船公.....	李云德 (83)
連长和战士.....	王世闊 (98)
新炮手.....	王世闊 (108)

孙家父女

李 云 德

天快黑了，雨还在下，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丛山里，我們只好离开大树，冒雨順山沟朝山岭走去。

毛毛細雨紛紛下，群山都被雨霧籠罩着，山头和滾滾的黑云連在一起，天連水、水連天地霧茫茫一片。鳥兒都隱在林中，只有水鳥兒在頭頂的黑云里，啾啾喳喳地叫。我們走在長滿蒿草的山間小道上，雨水澆頭，蒿草上的雨水洒我們一身。陳工程師不時地擦擦眼鏡上的水，一聲不响，扛着手杖走在我的頭里。他的心情我明白，他是被任務壓的感到沉重，昨天在分局開會時，局長一提出要求我們勘察隊的任务再加一番，他就皺起眉頭，眼睜睜地想讓我說話。可我有什么可說的呢，現在是全民辦工業，工業遍地開花，需要大量礦產資源，這任务我們不完成還等誰去完成？不過說實話，確實困難呀！

天更加黑暗了，不多久，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無風無浪，只听山澗溪水淙淙响。荒山里本來就沒有象樣的道，這一来，我們就在荒草棵子里摸索開了。我們摸索着爬到一座岭上，忽然發現在遠處有一綫亮光。好啊！有亮必有人，不管怎麼樣，到那里避避雨再說。我一拉跌跌撞撞的陳工程師，加快脚步

地往那个方向走。果然，真是灯光，灯光是从临时性的席房子里射出来的。莫不是我們的同行吧？我紧走几步推門进去。

喝！这不象勘察队。自觉不該这样莽撞，停在那里，身上的水淋淋拉拉滴下来。

屋里热气扑面，黑压压的人一个挤一个地睡在板鋪上和鋪着干草的地上。靠房头，一盞玻璃罩的油灯放在桌上，桌边坐着一男一女，他們根本沒注意到我們进来，埋头在那里忙着。我輕輕地叫了一声，两人才抬起头来。那男的是五十多岁的庄稼老头，鉄黑的臉膛，硬扎扎的鬚鬚，两只不大的眼睛閃着光，爽爽朗朗地着人接近。那女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白淨的圆臉蛋，毛茸茸的眉毛，两只眼睛滴溜溜轉着，吃惊地、又是那么天真地望着我們。

“我們是勘察員，因为天黑下雨，到你們这兒避避雨。”我解釋說。

“啊！爸爸，这太好啦！”

姑娘拍手打掌地叫了一声，閃地跳了起来，亲热地讓我們到里边。她甩着辮子，欢天喜地地跑来跑去，搬小凳，倒热茶。茶还没来得及喝，老头拿来两套干衣服叫我們換。爷俩一递一声地介紹着他們的情况：这屋子里的人都是榆树乡的农民，老头叫孙大成，是个老鉄匠，姑娘叫孙玉梅，是个中学毕业生，他們父女是一道来建高爐的。他們要建日产二吨半的十座煉鉄爐，計劃年产一万吨，以后再考虑煉鋼。第一座小高爐已經砌一半了，因为下雨才停工。这爷俩的盛情使我有些过意不下。陈工程师朝我笑了笑，泰然地喝着热茶。

一碗热茶下肚，身上暖和了，我脑子里昏沉沉地想睡。陈工程师精神倒很好，有滋有味地喝着茶，听孙家父女滔滔不绝地讲，听着听着他禁不住地问：

“你们这儿有几个工程技术人员？”

“几个？”铁匠爽爽朗朗地笑了，说，“一个也没有啊。”

“技术负责是我爸爸！”姑娘接过说。她瞅瞅爸爸，嘴撅的大老长，说，“这些日子他没个白天黑夜，老是在炉子上，不错眼珠地指点砌炉。人家说他，他哼都不哼，马乡长说他，他也……”

“好罗！我欠不打你两巴掌！”铁匠瞪女儿一眼，说，“那么大点的人也和我比，说也不听！说也不听！”

“你们的干劲真大呀！够累的吧？”我说。

“累点也高兴！”铁匠的深深的眼睛里，闪着充满幸福的光，说，“我打一辈子铁，建高炉炼铁过去我做梦也没想到！乡里要办小农具厂、家庭用品修理厂和铁匠炉，都需要铁，可是铁从哪里来呢，就只好自己炼吧。马乡长跟我一说我就同意了。办吧！人家都办起来了，我们也长两只手，有什么办不了的呢？不会就出去学。于是，马乡长、我、白瓦匠，还有我们玉梅……”

“是呀！”玉梅抢着说，“我们临走那时节，乡党委宋书记，乡团委高书记，乡政府那些干部，黑压压一排来送我们。乡党委宋书记……”

“好罗！好罗！你别没完没结的了，大人说话你跟着喳喳什么！”

姑娘的嘴撅起来，委委屈屈地退到爸爸的身后，爸爸向她

送去一道撫愛的眼光，她裝着沒看見似的，兩手不住地捻着辮梢。

細雨淋淋拉拉的下，不時順窗口掃進一股雨水。這一刻，爹倆都不吱聲了，屋子裡靜靜的，响着一片均稱的呼吸聲，螞蟥和扑燈蛾圍着燈光團團轉。我注視着桌上的兩張圖，一張是高爐藍圖，旁邊又放着一張鉛筆畫的草圖，草圖大概是玉梅的手筆，那樣規矩端正，但有些生硬。玉梅看見我注視着那張草圖，臉色微紅起來，悄悄地從爸爸背後伸過手來，一把拿起那張草圖。

“怕什麼！讓同志們看看，有什麼不對的，好讓老師傅給指點指點。”

“俺不，還沒有畫完呢。”女兒低聲地說。

“沒畫完怕什麼，快拿過來吧！”鐵匠從女兒的手裡拿過草圖，鋪在桌上，向陳工程師說，“高爐怎樣砌法我都學會啦，就是有些尺碼記不准。藍圖是參觀時人家給的樣子，可是我不懂，玉梅給我把尺碼放大，我這才看明白啦。你看，爐座，爐身……”

玉梅把螞蟥和扑燈蛾趕跑，把油燈撥亮。燈光下，鐵匠的臉黑里發紅，眼睛裡閃着自信的神彩，認真地向陳工程師問這問那。陳工程師不安地把眼鏡推上拉下，有時回答，有時哼哈答應着。我發現，他額角上沁出星星的汗珠。玉梅好象看出點門道，烏黑的眼珠子轉了轉，一甩辮子走開。傾刻之間，大大小小的礦石擺在桌子上來了。

“你看你，就那樣任性，什麼時候能改改！人家跟老師傅正談的挺熱火兒，怎麼把鐵石擺上來了！”

铁匠真的生气了，严厉地瞪女儿一眼。女儿也不分辩，咬着嘴唇，聪明的大眼睛转悠着，瞅瞅我又瞅瞅她的爸爸。这一下给陈工程师解围了，他猛地站起来，擦擦额角上的汗，兴奋地说。

“矿石，好啊！这是附近山上产的吗？”

“是的！”玉梅走上前，撒娇地瞅爸爸一眼，抿着嘴笑，说，“这全是这山上产的，这块铁石是在山顶小褶子上取来的，这块是在豁谷的老虎洞里取来的，这块是在山坡上挖出来的，这块……”

“先等等，这是谁发现的？”陈工程师急忙截住问。

“我，嗯，还有杨大叔。”玉梅把垂在胸前的辫子甩到后边去，接着又连珠炮似地说，“我们在春天就发现了，我打下来不少铁石，写了信，画了图，亲自报到县里，县里又报到省的地质局，也不知是他们不相信呢，还是工作忙，一等不回信，二等也不来人！去信问，他们也……”

“先等等，你是怎么发现的？”

“是这样的：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少先队员给勘察员叔叔写慰问信，要求他们教给我们找矿方法和给我们样子，果然，他们给我们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还邮来一小箱各式各样的矿石。当时我们上山找了几次，都没找着。今年春天的时候，乡里吵吵要找矿，我就把那些矿石拿给牧放员杨大叔看，杨大叔说这个山上有这样石头。我跑来这里一看，果然有铁石，含铁量还那样多呢！”

“噢！”陈工程师听得入神，脱落在鼻梁子上的眼镜都来不及正一正，说，“你是怎样知道含铁量多？化验了吗？”

“化驗？”

玉梅揚起眉毛，轉臉瞅瞅爸爸。

“對，化驗！礦石得經過化驗分析，才能確定礦石品位高低，才能確定價值。”

玉梅輕輕地搖搖頭，說：“俺們沒有化驗過，俺們是在鐵匠爐那里化過，把鐵石放在打鐵爐里，半天就化出了鐵水。”

“啊！”

陳工程師不响了，往上推推掉在鼻梁上的眼鏡，好象突然發現玉梅似的，眼盯盯地打量着她。玉梅被他看得有些害臊，臉紅紅的，亭亭地立在桌邊。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停了，屋上的積水“叭嗒叭嗒”地滴着。陳工程師望了半天，撓撓他那灰白的頭髮，慢慢坐下來，陷入沉思中去了。孫鐵匠摸摸硬扎扎的鬍子，偷偷地向女兒使了個眼色。

玉梅會意地眨了眨眼睛，向陳工程師說：“老師，你看這礦石怎麼樣？能不能告訴告訴我下一步再怎樣做？”

鐵匠爽爽朗朗地微笑着說：“是呀！我們正着急呢，到處請人都請不到，老師傅自己趕到了，費心思給我們看看吧！”

“好啊！好啊！”

……

我一覺醒來時，窗上已顯出一點灰蒙蒙的微光，人們紛紛爬起來。燈還沒有熄，他們三人還在燈光下談論礦石；礦石大部份都是富鐵礦，含鐵量達百分之五六十。玉梅貪婪地聽着陳工程師的話，陳工程師每評論一塊礦石時，她的毛茸茸眉毛一動，大而圓的眼睛里閃出一道強烈的光，充滿幸福和渴望。鐵匠也是那樣，兩眼凝視着陳工程師，靜靜地聽着。大概

陈工程师被这好学的父女感动了，臉上的汗都顧不得擦，詳細細地講着。

“噢，天晴啦！”

有人嚷了一声，孙铁匠由窗子探出头去，看完皺着眉头向女兒說：“看，怎么搞的，又是一夜沒睡覺，还連累老师傅一夜沒睡，你呀！說你也不听！說你也不听！干起什么事来就把一切都忘了！”女兒悄聲地說：“那你……”爸爸揮手截住她，板着臉說：“哼！又来和我比，欠不打你两巴掌！快去，到厨房給客人張罗飯去！”他說着，搓搓發紅的眼睛，一口吹熄了灯，大踏步地向門口走去。

雨后的早晨，山野里的草色鮮綠鮮綠的，空气非常清新，滾滾的白霧，籠罩着稍远处的山峰、溪谷、树林和玉梅插的紅旗，影影綽綽的都看不真切。山脚下的高爐，已經砌得一人多高。孙铁匠站在爐边，嘶哑着嗓子，指揮砌上每一块磚石。搭在爐牆上的跳板上，担磚送泥的人，上上下下，忙碌不堪。突然，“轟隆”一声，溪谷那里放炮了，啊！在滾滾白霧中，有一群人在那里开采矿石。

陈工程师臉色开朗了，撞撞我的肩头說：“老佟呀，你先回去吧，我要同那个姑娘在这里跑一跑。你回去后，要把分局开会的精神好好講一講，把孙家父女的事講一講，我們一定要超額完成新任务！”

这时，玉梅滿面紅光，很快地跑到我們身边。她头戴草帽，背着挂包，手中拿着铁錘，經過昨晚上和陈工程师談了一夜，更有信心了，乐甸甸地眼睛眉毛都在笑。当她听陈工程师說要留下跟她上山时，她高兴得跳起来，上前拉住陈工程师

的手，驢。

“爸爸！老工程師要跟我上山啦！”

“這太好啦！歡迎！歡迎！”

我走了很遠，回頭望望，太陽從山嶺後面爬出來，白霧飄飄升起，青虛虛的山峰，深深的溪谷，綠色的樹和山頭上的紅旗，都清清楚楚的現在眼前了。孫鐵匠的高大身影挺立在高爐跳板上，玉梅已經爬到半山腰，風把她的草帽吹得飛舞起來，迎着朝霞的陽光，白光閃閃。

調 令

朱 建 章

剛開完會，我就接到一個調令，主任說要調我到七道溝去修小高爐。這一下可把我樂壞了，真是喜上加喜。因為：第一，剛才支部書記講的是總路線，當支書講到節骨眼兒的地方，我就坐不住了，恨不得一下子跳起來，喊吶咋墮干它一場，一口氣兒就把英國壓過去！第二，我將要親手去建造小高爐——我當上了趕英國的尖兵，在這場較量中非當上冠軍不可——給祖國爭爭光！第三，七道溝是我的故鄉。雖說是我的故鄉，但自從我十四歲母親去世跟父親來到鞍山，已經十五年沒回家了，所以對故鄉的近況還是十分陌生的。我常常想：我在東山溝大石拉子底下種的那棵小桃樹是活了還是死了，它一定長得很大了，並且一定每年都結出水菱菱的大鮮桃兒。這棵桃樹是母親去世那年栽的，因為母親死前——在病況十分嚴重的时候，餓桃餓的象什麼似的，可是爹被抓去當勞工，我還小，家里一個錢也沒有，把我憋的亂轉轉，一點辦法也想不出，後來我跑出三十多里地替果園做了半天工賺回幾個桃子，我餓着肚子頂着月亮興沖沖地跑回來，可是來不及了——母親已經與世長辭了！為了紀念母親，我就把這几棵桃子埋在母親的